

贾平凹散文全编

1978~1983

商州寻根

贾平凹/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贾平凹散文全编
1978 ~ 1983

商州寻根

贾平凹 / 著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州寻根 / 贾平凹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5.3
(贾平凹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87-4663-1

I. ①商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34473号

出品人 陈 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选题策划 李天卿 郜玉乐

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

装帧设计 孙 利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商州寻根

贾平凹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26千字 印张 / 17.5

版次 /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4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贾平凹

奇才·鬼才·怪才



原名贾平娃，1952年出生，陕西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人。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、西安市文联主席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学院院长、《美文》杂志主编，中国海洋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等，有“鬼才”之美誉。

代表作品有散文《满月儿》《月迹》《丑石》等，小说《商州》《浮躁》《废都》《白夜》《秦腔》《高兴》《古炉》《带灯》《老生》等。其中散文《月迹》获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。小说《满月儿》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腊月·正月》1984年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浮躁》1987年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，《废都》1997年获法国费米那外国文学奖，《秦腔》2006年获红楼梦奖、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《古炉》2011年获施耐庵文学奖。

目 录

盼 儿 / 1

钓 者 / 4

母 亲 / 10

空谷箫人 / 14

月 迹 / 19

冬 景 / 22

地平线 / 26

丑 石 / 28

静虚村记 / 30

溪 / 34

爱的踪迹 / 38

知 道 / 41

梦 / 44

文 竹 / 48

风 箏 / 51

——孩提纪事

一棵小桃树 / 57

冬 花 / 61

池 塘 / 65

- 哭婶娘 / 68
退 婚 / 74
天上的星星 / 81
云 雀 / 84
落 叶 / 87
品 茶 / 89
访 梅 / 93
夜游龙潭记 / 96
陈 炉 / 99
夜在云观台 / 103
白 夜 / 107
对 月 / 111
静 / 113
弯榆杂感 / 116
雨花台拣石记 / 118
两代人 / 122
登鸡冠山 / 125
十八碌碡桥 / 127
三月十一日过留坝县 / 129
读 山 / 131
延安杜甫川牡丹山记 / 134
延安街市 / 138
访 兰 / 141
张良庙记 / 143
拐杖记 / 144
火水火鱼记 / 145
弦 / 146

- 大洼地一夜 / 149
- 太阳路 / 152
- 五味巷 / 155
- 燕子 / 160
- 老人和鸟儿 / 163
- 黄土高原 / 166
- 延川城感觉 / 171
- 风雨 / 173
- 紫阳城记 / 175
- 月鉴 / 180
- 在米脂 / 184
- 地下动物园 / 187
- 走三边 / 189
- 草记 / 199
- 小巷 / 201
- 一位作家 / 203
- 耍蛇记 / 208
- 清涧的石板 / 210
- 宜君记 / 214
-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 / 217
- 入川小记 / 220
- 鸟窠 / 225
- 夜籁 / 229
- 泉 / 234
- 观沙砾记 / 238
- 语言 / 240

——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一

观 察 / 244

——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

在这块土地上 / 247

自在篇 / 250

——文外谈文之一

“卧虎”说 / 255

——文外谈文之二

山地向导 / 257

——《山地笔记》序

爱和情 / 259

——《满月儿》创作之外

溪 流 / 264

——《贾平凹小说新作集》序

性格心理调查 / 266

我的叶子 / 269

——《野火》跋

战胜自己 / 270

——《贾平凹小说选集》序

给读者朋友们 / 273

——《月迹》序

盼 儿

当军车徐徐开动的时候，我的爱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你要走了，给他起个名吧。”“他是谁？”爱人瞪了我一眼，害羞的目光就落在凸起的肚皮上。哦，我笑了，说：“我不能给他过满月了，男吧，女吧，只盼望他快快长，就叫盼儿吧。”四年了，我没有见到我的盼儿，每当我在边防上站岗，看见西天上的第一颗星星亮了，我总想：那是盼儿的眼睛吧。四岁了，他该有一枪托高了吧，他还没叫过我一声爸爸呢！

这一天，我刚要去上岗，爱人又来了信，拆开一看，竟是一份儿童心身发育测验表。表上写着，盼儿很健康，身長97.5厘米，体重15.21千克。这么重哟，我一手恐怕也拎不起来了哩！再往下看，就是智力测验栏，上面写着：

你姓什么？

贾盼儿。

叫什么名字？

贾盼儿。

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

妈妈上课，爸爸当解放军叔叔。

馍馍从哪里来的？

伙房里拿来的。

衣服从哪里来的？

商店里买的。

什么东西是甜的？

糖。

什么东西是酸的？

杏。

什么东西是苦的？

杏仁。

你喜欢玩什么？

抓雀儿看它的翅膀。

你长大了爱干什么？

当陈景润叔叔。

.....

我笑了，多么天真的孩子，多么可爱的孩子！幸福像雨露般滋润着他，伙房里有他吃的米饭，馍馍，商店里有他穿的海军衫；他吃着甜糖蜜果，他只知道世界上最苦的是杏仁，他的幼小的心灵，像一朵娇嫩的玫瑰花儿，只有花蝴蝶才敢动它！

做了孩子爸爸的我，被来信陶醉了。这时候却想起了我的爸爸。我一岁的时候，爸爸扛了枪抗美援朝去了，后来听妈妈给我说，他走的时候，摸着我的头说：孩子，爸爸走了，不打走美国侵略军，咱们的新中国就保不住！他走了，打了一年仗，最后就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了。爸爸要是活着，他一定眼红我的孩子，一定会高兴得笑了。可是，盼儿，他恐怕并不懂爷爷为什么会牺牲在朝鲜，又恐怕还会怨他的爸爸为什么一走四年，竟不回去看他呢！

我继续往下看，最后一栏是“个性习惯”，是阿姨填的：

“个性倔强，但很讲道理。好奇心大，颇爱说话，又爱整齐、漂亮，玩起来有创造性。遇到困难，会沉默，不吭气。感情得很，最爱笑。”

啊，孩子的生活是多么有趣！他像我，我小的时候，端着木头枪，整天在大土堆上冲呀杀呀，有一次跌下来，摔破了膝盖，就用手帕包住，谁也不告诉。盼儿或许并不在土堆上玩了，他玩的是小汽车、小飞机一类的东西吧。瞧，他不是回答测验题说最喜欢玩的是“抓雀儿看它的翅膀”吗？雀儿为什么长翅膀，那翅膀为什么一展就飞上了天。盼儿一定想得很多，想让他的小飞机小汽车都长出这种翅膀来吧？长大了，“当陈景润叔叔”，小小的心灵里，就长出了多么美妙的翅膀！

孩子，你是可以当陈景润叔叔的，一定可以当的。

我向哨位上走去。长长的边防线上，夜幕已经扯下来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。天边的第一颗星星又亮了，它分明是盼儿的眼睛，在天边眨动，又在我的刺刀上跳跃。我把枪握得更紧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北边；北边，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，它像一只大黑熊，随时都想扑过来！盼儿，请相信爸爸，爸爸的刺刀，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尖，蚂蚁也别想爬过来！

我把信揣在怀里，紧紧贴着心，对着那星星，对着孩子的眼睛说：盼儿，我的孩子，有爸爸在这儿，你们幸福地长吧，世界上最苦的并不是杏仁，但是，你们的生活一定要像糖一样地甜。爷爷保卫了新中国，使我们有了今天；今天，爸爸给你们站岗，你们都去当陈景润，让心灵长出五彩翅膀，让祖国长出四个现代化的翅膀吧！

1978年8月25日夜

钓 者

天上是一轮新月，水里是一轮新月，垂一杆钓竿，盯着那浮子，一截剥了皮的小小的高粱秆芯儿；浮子不动，人也不动，手指上的脉搏已经流传到钓竿上了，思想呢，在水里沉了？

这是我的朋友在钓鱼。他已经六十岁了，常常坐在小河边来，于是，我们便认识了。

小河就在我村子面前，浅浅的，有玻璃一样的颜色，天晴的时候，那河底的石头就很显，看得见有鱼儿伏在那里，静静的，全是黑脊梁的。我们山里人并不去惊它，偶尔下水摸几条上来，拿柳条串了提回家，大人是不许在锅里炒着吃的，嫌那有腥味儿。于是乎，多半是喂了猫了，少半用荷叶包了，涂上青泥，在灶火口烧着吃，并不见甚好吃的。因此，鱼是不怕人的，即就是你走近它，把你的影子投在它的面前，它也不动，丢一颗石子下去了，它才一愣，怡然而逝。

“文革”中，那一个黄昏里，河边的芦苇全白絮了，我放牧回来，仄在牛背上，悠悠地吹那笛儿，脚便不停地分踢着两边扑过来的芦梢儿。蓦然，就瞧见那弯弯的柳树根上，坐着一个人钓鱼，草帽把脸全遮住了，一只蜻蜓停在那帽檐上。我感到新奇，这一定不是山里人了；从牛背上溜下来，悄悄走近去，他没有动，钓竿横在那里，已有几条黑脊梁在啜那钩上的小蚯蚓了，那浮子就微微地激动，像落下的一朵芦絮，又像冒上来的一眼水泡儿。那人还是不动。我却急了：

“钓，快钓！”

他好像才发现了，但立即又好像没发现我了，一动不动地坐他的，那钓竿依然没有拉，浮子静了一下后，又微微地激动了。

但我终是看清他的脸了，很黄，满下巴的毛也黄，连两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是黄得发焦。我立即掉头逃走了：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怪人，一个外乡来的怪人了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几乎是每一个黄昏了，我放牧回来，总好奇地往那芦苇深处的柳树下看看，他还在吗？他还在的。那么坐着，像一尊石头。但终未见他钓上一条半尾鱼来。

这一天，一头牛病了，半下午的时候，我便赶牛回村了，在队牛圈里，我竟看见这位钓者了。他双脚踩在牛粪里，用锨往外铲那粪块，粪是泥草沤的，锨不动，手就伸下去了，那焦黄的食指和中指，一抠，抠起一大块来。……抠完粪了，又去担干土垫，扁担在肩上跳，他前后顾着，用两手抓住捺，摇摇摆摆走，已经看见我在笑看他了，并不一言一笑，我想：他原来扁担都不会担，自然是不会钓鱼的了。然而，粪出完又垫好了，他却抱了那鱼竿，又蹒跚地向河边走去。

我随着他，看他在那里坐定，垂下钓竿去，立即又一动不动了。月亮升上来，静静地照在水上、芦苇上，他只是坐着，不拉钓竿，甚至连拉上来看也不看一眼。我真担心他已经瞌睡了，随时会掉下水里去的呢，我走过去，说：

“你是要钓水里的月亮吗？”

他看看我，又好像没有发现我了，但突然又回答说：

“钓鱼。”

“鱼已上钩了，为什么不钓呢？”

“鱼可怜见的。”

我简直要笑喷了，问道：

“那你在水里钓什么呢？”

“钓愁！”

这句话，一直到几年后，我才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但那时，只觉得可笑，越发证实他是一个怪人。

后来，我就慢慢了解清这个怪人了。他是一位作家，据说写过好多好多的书，但他是“黑帮”，遭到山里来改造了。人们都在推测：他怎么始终不说话呢，劳动后了，却总去钓鱼？有人就说，他一定是南方人，有吃鱼的嗜好吧。但谁也没有去证实，只知道他是“黑”人，不可相近罢了。

梅子黄了，那连阴雨扯开了头，牛毛的，丝线的，麦芒的，天天都在下着。我黄昏放牛回来，想他今日是不会再坐在那里了，但是，到那河边芦苇深处，一眼溜去，就看见他照样已坐在那里了。我坐在他的身边，看着他的湿衣服，问：

“你还不回家去？”

我突然觉得不该这么问了，我知道他到村后，一直住在队公房旁的一间破农具室里，那算什么家呢？就又说：

“你是哪里人，你有家吗？”

他没有言语。

“有儿子吗？”

他还是没有言语。

“噢，就你一人了？”

他突然抬起头来，呆呆地看着芦苇上边的天，天灰灰的，雨丝网着，一群水鸟斜着翅膀飞下来，落在河里，水面立即灰浊浊的了，他自言自语说：

“他们在怎么想着我呢……”

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

他又不言语了，脸越发黄了，只死死盯那水面，我不敢问下去了，默默地陪他钓鱼。水很灰，黑脊梁的小东西儿再也看不清了，我用石子打散了那游泳的水鸟，偏一只不去，又飞来一只，双双在那里叫着。我们就又默默坐着，听那雨脚在芦叶上跳得沙沙地响，在看着天咋个地黑。

我们慢慢地熟了，虽然他不和我多说话，我也只会陪着他空钓鱼，但我们毕竟是成了朋友。两年后，他却走了。那天，我放牛回来，照样去河边芦苇深处：一河清水，没有他了，那水里成群的鱼儿都集在那柳树根前，但它们再也吃不上那钓钩上的蚯蚓了。我回到家里，母亲说，他已经被调走了，那杆钓竿是送我作纪念留下了。

从此，我再没有见到过这位钓者了，我也没有拿了那钓竿坐在那河边芦苇深处去钓鱼。因为我觉得钓条鱼吧，山里人没有吃鱼的习惯，而学他样去空钓吧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但我终于又在河边的芦苇深处碰上他了哩。

今年春上，我依旧放牛回来，正是芦苇从水里长出来，在向着天空蹿出一丈来高了，我骑着牛，弄着我那笛儿，悠悠地吹，任着牛儿在芦苇丛中的曲径里走。蓦地，我看见一个人，在那柳树根上，横一杆钓竿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呵，是他吗？但我又多么害怕是他呀！他在这里钓了几年的愁，他已愁得可怜了，他不能再在这儿钓愁了啊！

我走近去，那人没有发现，但是就是他！人已经很老了，但脸却显白，满下巴的毛也白了。我默默地坐下来，陪着他，他始终没有发觉，那么横着鱼竿，那浮子又开始在微微地激动了，激动着……我毕竟长大了，不忍心看着他那痴呆的样子，站起身悄悄走了。

回到家，听母亲说了，他果真是又到我们村来的，就在东巷口王贵家的一间空房里住着。夜里，我说什么也该去看看我的这位朋友了。一进门，他正坐在灯下的桌边，面前是厚厚的一摞书，一摞纸，他头就埋

在那高高的两摞中间写什么，一只手，那焦黄的食指和中指间，正夹着烟，烟从额角升上来，钻进头发里，那满头便着火一般的。我不觉心头一紧：他一定又在写什么检查哩。记得以前有一回，他写检查的时候，正碰着我去找他，他赶忙用手将纸捂了，很羞愧地给我笑，笑得我不自在了几天……我收了脚步，又回家去了。

此后，每天黄昏，我总瞧见他坐在那河边芦苇深处钓鱼了。

我终于走近他去，大声地问他，他发觉我了，立即就站起来，把我抱住了。我很吃惊，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啦，心想愁极了的人会这么发疯的，就眼泪哗哗地淌下来，但他就替我擦了，而且呵呵呵地大笑起来，他原来也有笑声啊，竟笑得这么美！

月亮又上来了，月就在水里，看得见那黑脊梁的在星群中间游动。他却不再下钩了，问我这几年的日子可滋润，问我可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在爱着，问我现在成了大牛倌了放多少头牛……我没有回答，只催他钓鱼。

“你钓吧。”

“我钓够了。”

我看看身边，并没有什么银鱼儿闪动，问：

“还是愁吗？”

“不，是文章。”

“文章？”

“我现在又有笔了，要来写书。白天劳动，晚上写作，黄昏里出来构思，就又要靠这鱼钓竿了。”

哦，我现在才明白了，原来这浅浅的河里，不光是有鱼，不光是有愁啊！？

从此，芦昏里，我的朋友总在小河边芦苇深处垂钓了，那水静静的，星月就在水里，鱼儿就在天上，他坐在这天上地下，盯着那浮

子，浮子不动，人也不动，思想已经沉在水里了，那文章呢，满河里流着哩。

1979年12月20日 于丹凤